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十七日出版

先鋒

第四期



錄
 北國現狀與我們的任務
 「創造北方蘇區」理論之批評
 「九一八」週年紀念的教訓

敬言
 敬言
 白佛

定價：每期三分

通訊處：北京大學一院號
房轉

起來！起來！！

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

中國革命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左派反對派的導師陳獨秀，已被殘酷的國民黨逮捕了。這不僅是左派反對派的損失，同時也是整個中國革命的損失！

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同時，又是全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者，他那堅苦卓絕為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之偉大，他那為中國革命鬥爭之不可磨滅的偉績，只要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人都沒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陣營中他是偉大的領袖，在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等反革命的眼中，是牠們惟一的死敵！這次他之被捕，並不是

歷史上的例外，乃是階級鬥爭中之事實上所難免的！

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幾年以來壓迫工農革命運動，日益毒辣的加緊對中國革命分子底進攻，逮捕、屠殺，監禁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現在更逮捕中國革命的領袖陳獨秀，企圖更有力的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每一個革命羣衆，在此種情形之下再也不能稍事猶豫了，起來！

為中國革命反對國民黨逮捕陳獨秀，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從反動的手中奪回我們的領袖陳獨秀！

只有喪心病狂的史達林派才會誣蔑陳獨秀，說他是「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只有階級的叛徒才會這樣作可恥的謾罵造謠！一切革命的戰士們

！認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已被反動的國民黨逮捕了！我們還不起來為奪回我們的領袖而鬥爭嗎？

起來！起來！為援救陳獨秀首先要接受他對中國革命的遺產，立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

誣蔑為援救陳獨秀，要立即粉碎史達林派的造謠

陳獨秀被捕了，中國革命失掉了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羣衆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的份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的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

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幾年以來壓迫羣衆運動，屠殺革命的份子，青天白日的白色恐怖旗幟之下，不知有若干萬的革命者的鮮血與頭顱，現在

在更日益毒辣的加緊對中國革命分子殘酷的進攻，逮捕，屠殺，監禁，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現在

屠殺工農羣衆，每一個革命羣衆在這種情形之下，更捕獲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並在各地大批的

屠殺農羣衆，每一個革命羣衆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屈膝的忍受嗎？還不起來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的統治嗎？

目前華北的政治形勢

森

自「九一八」事件爆發以來，華北形勢也與整個的中國形勢一樣，發生了與過去不同的一種變化。一方面是張學良因為失掉了東北根據地，減少了對華北的統治力量；一方面是閻錫山與韓復榘宋哲元等馮系軍閥的勢力之申張，吳段等舊的軍閥官僚之乘機活動，第三黨，改組派，社會民主黨，國家主義派，民權派，廢戰派憲政派之努力進行「民主」「民族」的欺騙；這樣便構成

了整個華北資產階級各派系的矛盾局面。

最近，因為日帝國主義的承認所謂「滿洲國」，積極以軍事的政治的手段攫取熱河，威脅平津，將會使資產階級各派系在進行「民主」「民族」的欺騙下更加衝突，以增加整個華北局面的矛盾成分。

(一)

自日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以後，在國際間更加深了帝國主義本身間的矛盾，日美的衝突，一年以來由於事件之發展而更形尖銳，就是英美法德意等帝國主義亦沒不被牽入到糾紛沒解的核心之中。這種矛盾的深刻，一方面加重了帝國主義間戰爭爆發的危機，另一方面更加重了他們各方面對中國的進攻。在帝國主義本身，當然希望保持他們在太平洋上的權利和均衡，儘可能的很快的解決東省問題。但是，直到現在，帝國主義間因為分贖問題並未很好的解決，再加以西歐的賠款問題軍縮問題使帝國主義的矛盾更加劇烈。因而，各帝國主義對東省事目前還不能得到相當的解決。

但是，帝國主義並不因為他們中間的矛盾而放鬆了對中國的進攻，恰恰相反，他們在現在對遠東事件不能得到一致的解決，正因為不能解決的關係，更引起他們對中國進攻的加緊，各帝國主義在這時都企圖更有力的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英帝國主義之進攻西藏，法帝國主義之伸手雲南，都是這一形勢的表現！帝國主義之勢力範圍的劃分，更在中國幫助了各地資產階級的對立。廣東的資產階級在英帝國主義羽翼之下，表面上與南京是統一的，但實質上却與南京形成了對立的兩個政府，同樣的原因，在北方也引起了分裂運動的趨勢。

北方主要的是日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九一八以後各地反日運動日形擴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在美英等帝國主義的懷抱裏，企圖牽引其他帝國主義的力量到北方，以抵制日本帝國主義，最近滄石路石沾大潼兩路法德國的借款，以及把平綏鐵路抵押給美帝國主義之傳說，都是這一事實之顯明的表現。因為此種關係，更加劇了日帝國主義在北方劃分範圍造成分裂運動的背景。同時，日帝國主義之這種毒辣的企圖，更可使他重新提出瓜分中國的危機，以便利他對東省的割據。一年以來，日帝國主義無日不在北方利用吳，段，閻等在暗中醞釀着新政權或緩衝國的設立。甚而，在各方面都在積極進行這一陰謀。

(三)

由於上述帝國主義矛盾在華北的反映，華北的資產階級也表露出他們動搖的態度，他們與南京的離心力也日愈增大！

因為，在「一二八」以後，東南資產階級受創深刻，加以近年世界經濟恐慌及中國產業蕭條的結果，不能對南京政府負擔過多的軍費。同時，加以「九一八」民衆運動之逐漸抬頭，使東南資產階級的南京政府，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部分的削弱了他過去的控制力量。在此種形勢下，給各地資產階級以分裂運動或其他活動的機會。

在北方，由於資產階級與日帝國主義經濟上的連繫，由於北方資產階級之要更進一步的投降日帝國主義。與「九一八」以後資產階級在利害關係上與東南資產階級更處於不同的地位，因而，更加深刻地加重了東南資產階級與北方資產階級間的矛盾，這許多矛盾最近充分地表現於北方的政局的變化之中。

我們爲要了解帝國主義矛盾的反映與資產階級的衝突，我們

必須首先檢討最近的華北形勢。

(四)

首先，我們看一看張學良在北方的地位。

張學良自失去了東三省以後，一方面削弱了小張在華北之絕對支配的力量，一方面增高了閻錫山韓復榘的地位。小張在目前形勢下，爲要保持其地位便不得不採取要好蔣介石同時拉攏韓宋孫乃至吳段等的兩面政策。對蔣他是表示「惟命是聽」、隨時派遣代表到武漢廬山去向蔣要好；對閻韓吳段等則表示願與團結，相互提携；不久以前並且以宋哲元主察，于學忠主冀，使之各得其所，稍安勿動，以免與己爲難。總之，張學良是以向各方面要好的辦法，來維持其現有的力量與地位。前兩天雖有小張勾結吳段將發通電脫離南京獨立的謠傳，但與這同時的却有王樹翰到漢謁蔣請示的消息。這種縱橫捭闔的把戲，便是資產階級各派軍閥間矛盾一幅活的寫真。

至於韓復榘宋哲元等軍閥則是在小張勢力削弱蔣介石無暇北顧之際，積極努力於自己勢力的擴大和團結。一方面借着滿的關係以韓爲中心來團結宋哲元孫殿英龐炳勳等的勢力，一方面則勾結閻錫山于學忠乃至吳段和廣東的反蔣勢力企圖在北方構成一個新的力量以與蔣張對抗。而吳段等舊的軍閥官僚則是想乘機圖集北方各派軍閥，勾結國家主義、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口號之下，依靠日帝國主義在北方成立政府，再把五色國旗舉出來號召。

(五)

目前爲一般人所注意的，在華北當然要算韓劉之戰。

在北方的小軍閥中，韓復榘是最有實力的，因而也是各小軍閥中

的比較中心的人物。韓要擴大其勢力，要更加穩固其在山東的統治，當然是要設法去掉佔據膠東等地的接近於蔣的劉珍年。目前是小張自顧不暇，蔣介石無法北顧的時候，是韓擴大勢力的一個良好機會，韓不能放過此千載一時之良機，於是便出師討劉。

小張的勢力雖然減少，但其在華北畢竟是一個較有實力的軍閥，韓要打劉，事先不得不要求小張之諒解。在韓的要求之下，小張一則因為自己目前對韓是無可如何一則因為在上次汪張衝突之後，蔣張間發生了一時的裂痕，所以便可以同意韓之打劉，借此不但可以討好於韓，而且還可給蔣以相當的威脅，使其不敢過分對已輕視；同時在打劉珍年的中間，小張還可乘勢在山東擴大其勢力，佔領龍口煙台，以割據山東海岸，因之小張不但可以同意韓之打劉，而且還可勾結韓來共同打劉，以瓜分劉之地盤。事實上韓討劉時，把魯北的軍隊都調到了前綫，對小張不作絲毫的防備；當韓與劉開火時，張系的沈鴻烈便率海軍襲煙台龍口，以攻劉軍之後。如果不是韓張間先有勾結，事實還會這樣嗎？

劉珍年為要對韓，便不得不擁蔣，蔣為要防韓，也就不不得不拉劉，因之劉便必然地成爲了蔣在山東的力量。此次韓之打劉，當然無異乎對蔣的威脅。但是，蔣因正努力於屠殺南方農民，所謂「剿匪」，正在沒法對廣東與南方的一切反蔣勢力，正忙於找財政上的出路，對韓之威脅行動是無可如何，所以結果便只有電令劉珍年「不要妄動」，「靜聽中央命令」。

這一山東的軍事運動，很明白的向我們說明，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偶然，這不過是南北分裂運動之一環而已。由這一環中，我們可以見出北方的反蔣團結已在逐漸進行，南北的分裂運動已在逐次的演變。今後，無疑的會使南北各派軍閥間之矛盾更加

發展，這種發展，目前雖然沒有爆發全國性的軍閥戰爭的可能，但在這種形勢之下，南北的分裂運動，是可以在政治上之形成愈加尖銳的某種對立的——如南京與廣東——在這種統治階級的矛盾愈形尖銳，各派系軍閥之衝突更加複雜的時候，每一個革命的戰士都有審視自己主觀力量，規定自己任務之必要。

(六)

我們主要的必須指出：在這種形勢下，倘若無產階級的黨能應用正確的策略，當此統治內部矛盾日形複雜之中，當然可以推進革命勢力之進展。同時，另一方面，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中間黨——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憲政派——將在「民主」「民族」的運動之下，盡其改良欺騙服務於統治階級的作用。

因而，橫在我們面前的中心任務，一方面是：如何加緊城市工人運動的工作，展開華北革命形勢發展，另一方面是：在底層的民主民族鬥爭中揭破資產階級中間黨的改良欺騙。

不過，目前是城市革命鬥爭尚未勃興起來的時候。在北方，就是農村鬥爭也還未表現出大的革命力量，整個革命形勢尚未開展。有時即或城市工人鬥爭有所活躍，表現出復興的形勢，但依然還沒有匯合成爲進攻形勢的政治鬥爭，許多地方還是表現出部分的經濟的防禦的鬥爭狀態，農村中雖有類似南方農民土地革命的事實出現，但鬥爭力量尚表現得非常微弱。

在嚴重的「九一八」週年紀念日中，在日本承認所謂「滿洲國」的嚴重事件中，華北一般羣衆竟未有熱烈的革命行動的表示，天津北平兩大都市在「九一八」那天除統治階級戒嚴外，一切羣衆運動都未能成功。這些都是工農與一般革命羣衆尚未起來，革命形勢尚未開展的現象。

在這一現象之下，是說明了目前還在各種鬥爭中去準備力量

走向最後的奪取政權的時候，絕不如是史大林派所說的現在就是直接奪取政權的革命高潮時候，雖然革命形勢有開展的預兆。

因此，我們目前主要的是應該注意北方城市工人運動的開展，要堅決的反對史大林派在羣衆中盲動的路線，現在，還必須艱苦的在羣衆中，以日常的鬥爭口號，逐漸把羣衆引上政治鬥爭的道上，在工人中，要應用八小時工作制，反對國民黨工會法上廠法，反對黃色工會，……等口號滙合起城市工人的鬥爭。在鄉村，要利用一切抗租抗捐抗稅抗糧等運動，在北方擴大農村的鬥爭。

(七)

目前一般工農革命羣衆除經濟上的要求外，在政治上主要的要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獨立」。他們要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專制壓迫，要求生活上政治上的一切自由；他們要反對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要求「民主獨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此情形之下，便只有參加發動領導「民主」「民族」的鬥爭，在鬥爭中把一般工農革命羣衆爭取過來，集中革命力量向統治階級作總的進攻。設若不然要在此時空喊「爭取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脫離羣衆的實際鬥爭，則在客觀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的中間黨，使羣衆受他們的欺騙，阻礙革命發展。

各個中間黨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改組派，民權派……正在努力對一般羣衆施行「民主」「民族」的欺騙，就是南京國民政府也在用什麼「國民參政會」，「省參議會」，「市參議會」等東西來號召，以欺騙羣衆。我們對此便只有像列寧和托羅斯基領導俄國革命一樣，向羣衆宣佈資產階級各派的「民主」「民族」口號，是欺騙羣衆的口號，指出他們企圖借此欺騙羣衆去實行分肥的陰謀。普遍地揭穿他們所要的「自由」是他們自

己的自由，他們所要的「憲政會」「國民大會」或「國民會議」是在選舉上有財產知識，性別等限制的不讓一般工農革命羣衆參加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解決國家制度，民族獨立，民衆生活上一切切身問題的「國民會議」，是他們各派分肥的機關，我們要號召羣衆起來要求絕對的自由，要求沒有選舉限制，一切民衆都能參加的，作爲國家最高權利機關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在這中間公開地去與資產階級各派鬥爭，不讓工農與一般下層羣衆受他們的欺騙，把羣衆爭取過來，向統治階級作最後的進攻。史大林派不僅這一革命策略閉着眼睛不替客觀實際形勢空叫「爭取蘇維埃政權的勝利」，甚至放棄城市工作，把工作中心由城市移到農村，幻想以農民來代替工人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企圖把無產階級的黨變成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集團，這總歸結地是阻礙革命發展的辦法，是放棄與資產階級各派爭奪羣衆的公開鬥爭，讓他們安然地欺騙羣衆的策略。對於這一錯誤策略，爲了中國和世界革命，爲了挽救健全中國無產階級的黨，是每一馬列主義的戰士所必須堅決反對的。

現在形勢是非常緊急，我們必須利用資產階級各派間正在發展的矛盾局面，與資產階級各派公開鬥爭，與史大林派的錯誤路線鬥爭，以奪取羣衆，促進中國革命發展爭取中國第三次十月革命的勝利。

工人運動底現狀與我們的任務

敬告

「在現在和資產階級對峙的各階級中，只有這無產階級才真得真正的革命的階級」。中等階級底下層，像小手工業者，小

商人，工匠，農民等，原也要反抗資產階級，但他們的目的，却在藉以保持自己中等階級地位。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只是保守的階級。不，不只是保守的，他們更企圖把歷史底車輪向後退轉簡直是反動的。就是他們有時來革命，也是因為覺得自己將要墮入無產階級的緣故。由此觀之，他們不是防衛現在的，只是防衛將來的利益，他們才拋掉現在立脚地，去站在無產階級底立脚地」。(共產黨宣言)

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國的黨，在目前革命形勢下，把自已的中心力量集中。在農村中的農民游擊戰爭上去，企圖以失掉城市無產階級革命領導的農民來完成中國革命，或創造一省數省的政權，是早已把上面這一段話底重要性忘掉了。在這一點上，他們已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有千里之遠。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和中國的第三黨底觀點相差無幾的。在革命的現階段中，以發展和擴大「紅軍」底勢力與創造北方蘇區爲一等的任務，這是一九二八年後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繼續，這是背叛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我們認爲中國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是在於如何配合工農運動以及工農聯合中無產階級如何取得領導權問題。正因爲如此，所以，在目前來估計中國工人運動底現狀與由正確的估計中制定我們的任務，是有異常重大意義的。

史大林以及史大林派，關於中國工人運動目前究竟達到了何種階段之審察與顯明的估計，是付之缺如的。這到不是他們不能去估計，而是因爲他們把農民游擊戰爭既看做了第一等的任務，工人運動落在他們的眼裡，雖不是革命運動中的贅疣，至少是不能與農民游擊戰爭並列。對這第二甚至第三等的任務，工人階級的黨當然無暇顧計得到。他們的一般的估計是：「工人羣衆的罷工怠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反對中外資本家，

已是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的現象。這現象從輕工業一直擴大到市政，兵工廠，輪船，鐵路與礦山，從一廠的擴大到幾廠的以至一業同盟罷工。工人羣衆的階級意識與罷工的政治意味是一天天在顯明起來」。對於目前工人運動認識深刻的人們，一望就知此種估計是反事實的，反科學的，玄學的。工人階級底鬥爭，無論其所採取的爲何種方式，一開始便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底階級鬥爭基本真理。然而當我們詳審地觀察工人運動時，我們首先要區分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雖然他們是最難以顯明的劃出界限。蓋此種區分對於我們規定鬥爭底策略與鬥爭的任務，是特別重要的。工人階級底鬥爭由經濟的轉變爲政治的，由防禦戰轉變爲進攻戰，就中國的情形來說，若工人的罷工怠工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且牠「已是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的現象」，已「從一廠的擴大到幾廠的以至一業同盟罷工」，這就是說，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已達到了其政治鬥爭的最高階段，已處於直接暴動的情勢之下，而依工人運動爲推移的中國革命，亦是處在直接革命的前夜。但是實在說來，沒有這回事。

中國工人階級自從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機會主義（這個機會主義決不是中國的土產，而是莫斯科的舶來品。）引入資產階級底重圍，遭受重創之後，零碎的防禦性的經濟鬥爭，又爲盲動主義與冒險主義底嘗試所斷送，直到最近才有漸漸抬頭的形勢。「九一八」事變對於這漸漸抬頭的工人運動，應該是一最大的刺激，使牠走上更高的一階段。的確，「九一八」後工人運動確是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底主要徵象，便是純經濟的鬥爭加上了政治意味，防禦戰爭中有了進攻的趨勢，向之零星散的散漫的，現在却擴大爲彼此起，彼此伏起的繼續不斷的罷工浪潮。無疑的此種繼續增長的罷工浪潮，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可

以很快地冲破經濟鬥爭底圈子，流入於政治鬥爭底水道，由散漫的變為總的鬥爭，可是現在却仍是停留在上述那一階段中。即最值得注意的全國郵務同盟罷工，亦未跳出了這個圈子。

上海為全國經濟的中心，因之亦是革命底中心之所在，所以我們檢討工人運動，首先應該注意此工業中心區域。

一九二七年被資產階級殘酷擊潰了的上海的工人階級，沉寂了四五年，直至去年春季才重新開始了他們的經濟鬥爭。「九一八」事變之後，上海工人經了這種空前的剌激，不但展開了他們的方與未艾的經濟鬥爭，而且或多或少帶上了政治意味，即是說，上海工人階級又漸向政治鬥爭途上走來了。這一點表示最明顯的，便是「九一八」事變後，上海日商紗廠工人抗日救國會之工友代表會議底決議，實行不合作主義，退出日本工廠。工人抗日救國會之組織，雖僅發現於少數工廠中，而在這一時期中，罷工鬥爭却逼緊起來；從九一八到現在，罷工鬥爭真是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從英商公共汽車工人罷工（去年八月二十日），以及繼續發生的華商電汽公司工人罷工中華民智南書局的工人總罷工，至「一二八」上海事變，更造成了上海的緊張情勢，大有爆發總同盟罷工之可能。可惜此種可能，終因黨沒有正確的領導，白白地把這機會送給國民黨，黃色工會以及其他國民黨的派別，去欺騙工人羣衆，緩和他們的鬥爭銳氣，而總同盟罷工的可能也空空放過去。上海協定簽字之後，隨着整個的政治反動之加緊，國民黨於欺騙之外，更施以蠻橫的壓迫。然而上海工人階級，在上海戰爭中既遭失業的打擊，生活的痛苦，所以失業工人之要求復工的鬥爭，便似潮水般湧來；而在業工人之反抗資本家藉口戰爭中的損失，減低工資與延長工作時間的罷工怠工鬥爭，繼續不斷地發生。現在我們僅將七八兩月中上海工人鬥爭底情形在戰寫上面：

工廠 參 加 者 罷工或怠工 原 因

絲廠（二十五家） 一五・〇〇〇 罷工 反對減低工資增加工作時間

電力公司 罷工 反對開除工友

華商電車公司 罷工 驅逐壓迫工人之朱少忻並要求加薪

中華工業工廠 四百人 罷工 反對廠方停工

藥業 全市工人 罷工怠工請願 要求加資

安祿工廠 四百人 與捕房衝突 要求復工

日商製革廠 一百人 罷工 反對星期日扣除工資

達豐工廠 怠工 援助失業工友及被捕工友

法商水電 機務部 罷工 要求被開除二十一友復工津貼工會

耶松造船廠 罷工 反對廠方破壞契約

和豐機器廠 怠工 反對廠方破壞契約

茂榕工廠	二五〇人	罷工
精益製革廠	罷工	
益和廠	三五〇人	請願
香藥	四百人	罷工
天章紙廠	二五〇人	罷工
華昌梗片廠	罷工	
公共汽車	罷工	
雙宮絲廠	三五〇人	罷工
大北等電報局	送報工人	罷工

不消說上面這個統計是不十分正確的，這又是根據資產階級的報紙所公佈的關於工人鬥爭的情形，我們知道，資產階級的報紙，關於工人的鬥爭情形往往是隱蔽事實或默而不宣的。但是，這個不十分正確的統計，在告訴我們，上海的工人階級的鬥爭是在發展着，而且這發展決非國民黨的欺騙壓迫所能遏止和緩和得

住的。根據戰區失業工人救濟會的統計，此次因戰爭而失業的人數，達二八五·一七〇人（不消說，實際上比這個數目還要多）。這些失業工人爲了他們最低的，低到非人的生活，必不甘心坐

以待斃的好歹要求一條生路，生活使他們鬥爭，使他們「挺而走險」。三友實業社工人爲了一天的兩頓飯，始而請願，包圍市政府，繼而絕食向社會哭喊，滬兵工廠工人大舉請願；達豐染廠失業工人爲了要來復工，終之以包圍市政府與警察發生流血的衝突。此種鬥爭無疑的要引起在業工人底同情與援助，並增加他們階級意識之覺醒，爲階級利益鬥爭的決心。同時，新聞等幾家大報

館工人底同盟罷工，上面統計中爲援助失業工人與被開之工友而發生的罷工與怠工，決不是偶然的事吧！在這種情形下，誰要是否認工人鬥爭是在向上發展着，那他真是十足的取消主義者。但

- 要求改良待遇
- 反對廠方另招僱新工
- 反對包工制和剋扣工資
- 要求改良待遇反對開除工人
- 要求增加工人
- 反對開除工友
- 要求恢復被開工友工作
- 反對減資
- 要求加資

是，在這種情形下，像史達林派一樣的把絕無僅有的幾個幹部工人，送往蘇區內去領導「紅軍」，謂之爲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差不多完全放開城市工人運動而不問，那也是十足的取消主義者，無論他們把總同盟罷工口號喊得是多們響亮與激烈。

工人階級爲了他自己的組織，要求成立自己的工會，反對黃色工會，反對國民黨的欺騙而舉行鬥爭，這是證明他們已認清了鬥爭的大路，這是走上政治鬥爭的初步。目前工人運動發展前途，已明顯地擺在前面：鬥爭是在繼續的擴大和普遍，經濟的過渡政治的，統治階級底一切欺騙和蒙蔽將在這鬥爭底火焰裡燒成灰燼，由過去中國工人運動史中，我們知道這個轉變過程之完成已不是好遠的事情。無產階級的黨底目前中心任務，便在於抓住這這個前途，堅決的領這個運動，奪取黃色工會的廣大羣衆到我們這邊來，促進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這一轉變過程。這一個任務，對於無產階級的黨，在中國目前一般情形下，比之鞏固所謂「紅軍」，大蘇區的鬥爭任務，還重要得十萬倍。如果說鞏固「紅軍」，擴大蘇區是中心任務之一，那麼，這一個任務便是中心的中心。這一個任務不斷決，其餘的任務永不會得到解決，一

軍」與蘇區不會得到鞏固。

無產階級的黨怎樣解決這個任務呢？像史達林派一樣的不着實際的高喊總同盟罷工便夠了嗎？不，不但不夠，這樣的左派幼稚病的空洞的口號底結果，且將使黨脫離廣大的羣衆。我們詳細地分析目前的工人運動，我們不得不注意牠的三個弱點。

第一。蓬勃發展着的罷工運動，雖然帶上了不少的政治意味，而大多數的罷工還逗留在經濟鬥爭圈子內。上海工人運動底統計表已明顯的告訴了我們這個事實。

第二。差不多所有的罷工或怠工鬥爭是離開黨的領導的，是自發的，是在國民黨或黃色工會欺騙之下進行的。工人階級對於國民黨與黃色工會的幻想，還未完全打破，我們只看一看每次罷工或怠工都在社會局和市黨部登記，請求牠們調解，以及向社會局和市黨部之請願的行爲，便可知大多數的罷工鬥爭是在合法之下進行的。

第三。「一二八」之後，資本家對工人的進攻更加緊迫，大多數的罷工怠工鬥爭，只是對資本家進攻底反抗，換言之，即工人階級底鬥爭，還是帶着很濃厚的防禦性。絲廠工人與公共汽車工人的罷工經過，完全証明了這個事實。

上海的工人鬥爭固如是，而華北的鬥爭情形亦何獨不然。一年以來，華北各重要工業區之罷工怠工浪潮，不稍遜於上海的工人鬥爭之蓬勃的發展。唐山天津幾乎無日無罷工怠工消息。從去年春季之唐山礦工罷工怠工至最近天津的北洋工潮，罷工怠工鬥爭有百數十起之多，差不多每個工廠都有一次或兩次的工潮發生。天津電車工人與自來水工人在此一年之內，旋起旋仆者曾三四次。這一切都告訴了我們，史達林派高唱的「中國革命不平衡的發展」，除開表示工人運動是落在農民運動底後面而外，是毫無

根據的荒誕之談。事實指示出南方與北方的工人運動，同樣都是處在一個同一的階段內。史達林派的「革命不平衡發展」底理論，只是遮掩他們的盲動主義與投降農民的事實，並証明「一省數省政權」的機會主義理論而已。

但是上面指出工人運動底三個弱點，在北方和在上海一樣，有時且表現得明顯。在唐山礦工鬥爭中，在天津電車自來水，各日商紗廠工人的鬥爭中，我們看來黃色工會在工人羣衆中，還有很大的勢力。只有革命白熱化的史達林主義者，才相信工人羣衆對於黃色工會，對於國民黨，已失掉「最後一線的信仰」，只有他們才相信，罷工鬥爭已達到總同盟政治罷工底階段。

在這種情形下，無產階級的黨底中心任務，是在於堅苦耐勞的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在實際鬥爭生活中揭破黃色工會與國民黨的欺騙，提高工人羣衆底階級意識，審時度勢地聯繫工人底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政治生活把民族民主鬥爭同他們的日常生活鬥爭聯繫起來。只有這樣，無產階級的黨才能夠奪取廣大的羣衆，才能夠迅速的轉變經濟鬥爭爲政治鬥爭，才能夠打破工人羣衆對黃色工會與國民黨的幻想。不着實際的空洞的「總同盟罷工」的口號，在目前工人運動底情形下，只是使工人遠離黨的領導而已。「中國共產黨應該及時的起來領導罷工，發動恢復工會組織和爭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唯有在這些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得確實的基礎以參加中國的政治生活」（托洛斯基）

無產階級的黨這樣去做，我們相信，工人運動與經濟鬥爭轉變到政治鬥爭，走上總同盟罷工的第三次革命大路，並不是好遠的事情。

「創造北方蘇區」的理論之批判

「爲創造北方蘇區而鬥爭」，這是史大林派底中國黨北方黨組織共同承認的目前鬥爭底中心任務。爲着一問題底爭論與實際工作，他們的內部又發生了「右傾機會主義」，認爲在北方目前情形之下，「根本不能大發動游擊戰爭，創造蘇維埃的口號」。與這一「右派」對立的意見，即黨之領導機關其大多數底意見，則認爲「在北方創造蘇維埃區域的口號，在今天絕不是一個宣傳空洞的口號，他是擺在北方黨組織面前一個實際行動的任務，是一個戰鬥的口號……爲創造北方蘇區的任務而鬥爭（以上所引俱見北方紅旗第四期）。

我們也不管人家是把我們的列在右派底名冊中，或是更以其他的名義來誣蔑我們，在目前整個革命情形之下，以「創造北方蘇區」爲革命的黨底中心任務，我們實在不敢同意，不過這裏安預先聲明一點，就是黨組織指之爲右派底意見，我們亦不敢完全同意於他們，因爲他們雖然反對在目前情形下，「創造北方蘇區」的政府路線，但他們却沒有別的政治口號以代替他們所反對的口號。他們只是消極的反對而已。

關於蘇維埃所代表的是什麼，牠之產生所必備的條件如何，我們在這裏已用不着多說，以佔我們有限的篇幅。關於這一點，過去實在說得不少了。我們只是要說明蘇維埃不是任何時間都可創造出來的。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錯誤的虛偽理論，實即這「創造北方蘇區」理論底基礎。依他們的意見，南方農民鬥爭底勝利與繼續不斷的發展一廣大的農民羣衆組成數十萬的所謂「紅軍」，形成游擊戰爭底軍事基礎，南方數省中造成不少的地方性的所謂蘇維埃

政權，在這種種條件之下，若果集合農民游擊戰爭的力，聯軍合已勝利的蘇區，建立所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權，這不但是可能的事，而且是中國革命刻不容緩的任務。革命發展底不平衡無疑義地會使一省或數省的蘇維埃政權首先勝利。「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生長過程，有他的特殊形式。新的革命高漲首先成熟起來的地方一大部分還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種下松基的那些區域，隨後才能漸漸的推廣到其他的區域裡去」（一九三〇年七月國際執委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一省或數省的勝利後，漸漸推廣到其牠區域裏去，及至全國蘇維埃勝利之日，也就是中國革命的使命完成的那一天。革命不平衡發展與一省數省政權底理論，依史大林派底意見，同樣地亦可應用之於北方，在這裏發動農民游擊戰爭，爭取北方「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

如何保障中國革命底開發與勝利呢？沒有廣大羣衆底革命運動，沒有城市無產級級起來革命即連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也談不到。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混合體的史達林派，知道這一點也不弱於我們。所以保障革命開發與勝利底條件，也是提在他們面前必需解決的問題。「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解決這任務，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的開展」。這就是史達林派的中國黨中央關於如何保障革命開發與勝利的一問題的答案。在現在南方，「紅軍」勝利的發展情形下，在普通的農民鬥爭緊張情形下，在政府軍隊大批兵士轉變情形下，一般的革命的青年，甚至廣大的革命羣衆，迷信一省數省政權，迷信「紅軍」可以完成中國革命的使命，或許不是無因的吧。不特此也，甚至有好些投機的智識分子乘已在等待「紅軍」來爲他們解除痛苦哩。

但是，這裏却有一個根本問題尙待解答。這問題就是：農民

是否能單獨地完成革命的任務，並創造他們自己的政權？如果照史達林派底意見，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即農民游擊隊，『就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的開展』，農民游擊戰爭底勝利，即可創造一省或數省的蘇維埃政權以於全國的中央蘇維埃政權，那末，工人階級在革命所發生的作用是什麼？這一問題是革命底根本問題，誰若是不瞭解這一問題，誰就是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初步都不懂。誰都知道，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底政黨，牠若忽視了這一問題，牠就是離開了階級立場，而變為其他階級底政黨了。史達林派的中國黨亦並未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在黨的中央關於甘陝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甘陝邊新蘇區的決議中說：『紅軍的社會成分應當是工農，主要，指揮幹部應當是工人的，要有堅決的共產黨骨幹領導者，要有最靠得住的指揮者，要有鐵的紀律』。實際上中國現在所有的『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底領導之下，而且後者也是以建立和發展『紅軍』為『第一等的任務』。這是事實。事實是不容我們否認的。但是，事實確是事實，而事實之內容却還隱藏着問題底反面。正是這一反面之未被發現或有意的抹殺，遂使中國黨陷於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底兩極端的錯誤政治路線。

黨是階級底先鋒隊。黨在革命中領導作用，對於革命有決定的意見。過去革命史給予我們的教訓，決不容我們有絲毫的漠視。然而黨究竟是黨，而不是階級。黨的領導不是階級底領導。代表無產階級底共產黨，以之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則可，以之領導整個農民底鬥爭，甚至於整個的革命運動則不足。散漫的地方性的農民鬥爭之集中與統一，只是一個黨底領導是不夠的，牠要求整個的無產階級底領導。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數量上雖只佔全人口之最少數，但因為牠在經濟生活上具有決定的作用，在政生活中

牠已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底作用。黨底領導代替階級底領導，不但是理論上輕視階級底作用，而且使黨遭罹其他的階級意識之侵襲底危險，甚至於離開其所代表的階級，變為其他階級底黨。在中國特殊的情形下，牠有變沒農民黨底危險，至少要遭受農民意識底侵襲。現在的史達林底中國黨，正是犯了這種以黨底領導代替階級領導的錯誤。這種錯誤從一九二八年以來一直繼續到現在。在北方以發動游擊戰爭，創造北方蘇區為目前革命運動底第一等的任務，更是這一錯誤之邏輯的發展。尤其是工人分子佔不到全數百分之五的中國共產黨，還要『動員大批的工人羣衆之參加『紅軍』』，這實無異於放棄城市趨重鄉村，也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實際取消中國革命。取消中國革命者不是『托陳取消派』，而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縱使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一手終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中國先進的工人分子早已識破了這種虛偽的政策。

無產階級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底鬥爭中，農民是他的最好的同盟者。在對農民的正確政策之下，無產階級不但能使農民成為自己助力，而且能引導他們走至社會主義的社會。然而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也就僅只於此而已，再不能多一點的。史達林派之以農民代替無產階級完成中國蘇維埃革命底企圖，實是『修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根本問題。

目前革命形勢底發展，工人運動顯然地是落後了，農民運動却佔了首席。如革命『不平衡的發展』，不是一句掩護政治錯誤的空話，只有這樣的瞭解才是正確的瞭解。除此而外，再無甚麼不平衡的發展。南幾省中的工人運動，如上海，漢口，長沙，不但不比北方的天津，唐山等他之工人運動勝幾倍，而漢口，長沙等地的部分却還未跳出經濟鬥爭的圈子。史達林派之所謂

『現在中國的特殊條件』，若拋開工農運動底不平衡，則所謂『特殊條件』是毫無實際的意義，只是一句空洞的形容詞。我們對於不平衡發展理論底瞭解如是，我們從這一理論中得出來的結論，亦迥異乎史達林派底結論。我們認為在此種情形之下，爲要保障農民游擊戰爭底發展及鞏固其已得的勝利，因此，亦即保障中國廣大的開展，不在於動員黨所僅有的少數的工人分子到散漫以農民中去，而是要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於城市中，宣傳組織和發動工人鬥爭，使之與農民鬥爭配合起來，以階級領導代替現在的黨底領導。發動工人鬥爭，這才是黨在目前的第一等的任務。從不平衡發展理論，得出『一省數省政權』的結論，以黨底領導代替階級底領導，以建立『紅軍』和『創造蘇區』爲黨底第一專的任務，這不特是邏輯上的錯誤，而且是根本上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鬥爭道路。

史達林派的中國黨正在喊着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河北省委認爲『蘇維埃政權的開始，就建立起無產階級的領導』。依他們的意見，無產階級已把領導權抓在手裏了。實際上，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奪取領導權的任務，還極迫切地擺在黨的面前，還要求有很大的努力。目前『紅軍』中所存在的領導不是階級底領導，充其量只能謂之爲黨的領導。因爲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正沒有只以領導農民游擊戰爭的廣大的工人運動。

在北方，近一年來的工人罷工運動，實是突飛猛進的發展。電差不多普遍了各工業區各產業部門各工廠，全天津的幾個紗廠，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差不多時時處在罷工底危險中，電車自奉水工人的罷工，會接二連三的舉行。唐山的啓新公司，開灤礦是和天津的紗廠處了相同的情形。此外如臨城的礦工罷工，郵工罷工，在在都表示出工人運動底廣大發展。這一發展對於北方農

民運動是有很大的意義。但是，我們不應該存一絲一毫的自欺，我們應該公開地承認，上述的各種罷工還都未完全跳出經濟鬥爭底圈子，國民黨的黃色工會有許多場合中還起決定的作用，還沒有赤色工會的。就是說黨在北方工人羣衆中還沒有基礎。在這種情形之下，猶且提出『創造北方蘇區』爲黨底第一等的任務，這實在就是說，中國革命只有農民底游擊戰爭就夠了，無須乎工人來多事。農民就是蘇維埃政權底創造者。但是，農民，甚至革命的農民，不能建立獨立的政府的，牠不是跟着資產階級走，便是跟着無產階級走……蘇維埃乃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階段之政權機關。這就是說農民不能夠依靠自己力量來創造立蘇維埃政權機關。史達林派之放棄城市趨重鄉村，正是表示連這一根本問題不懂得。

不錯，北方會存在過『紅軍』二十四軍，陝甘邊的『紅軍』現在也正在發展着，北方各省的農民鬥爭之發展，也是時時有變轉爲游擊戰爭之可能。在現在中國經濟與政治情形下，北方的游擊戰爭廣大的發展是很有可能的，只有右傾的機會主義，才根本否認這一可能性。然而從這裏得出依靠農民自己力量創造蘇維埃政權並認爲是目前的中心任務，則是大錯而特錯了。農民在中國，俄國及其他國家曾經不只一次的創立了游擊隊，這些游擊隊作戰時是異常勇敢而極強的。但這只是游擊隊而已，祇是定着於一定省分而不能擔負大規模的集中的戰術行動的，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進來組織紅軍以及執行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革命。

總之，目前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在於把所有力量集中在工業中心區域，用澈底的革命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之民主口號，開

結廣大的工人羣衆和貧民以及鄉村中廣大的貧農，而不是在於自己的力量激動的農民游擊戰爭中去。當然發展農民游擊戰爭我們是應該儘可能去做的。人數甚少力量甚弱的黨總是不能就籠罩這些區域的。如果有人說我們這是不「紅軍」不要「蘇維埃」那我們的答復是：只有發動和團結廣大的工人羣衆，只有配合工農運動，只有把農民運動附屬到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來，才是真正的保障農民的勝利。舍此而他圖，實際是摧殘農民的游擊戰爭。實際是取消革命！

「九一八」週年紀念的教訓

(一)

日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一週年時，歡欣鼓舞地紀念他的勝利。承認滿洲國便是這紀念度之最具體的表現。這種紀念，在強盜般的帝國主義者來，是保護牠的利益必要的。我們中國民族：對於這沉痛而悲慘的「九一八」難道不應該用民族解放鬥爭底熱血悲壯地給牠紀念嗎？表現中國民族反抗的精神與鬥爭的力量，這紀念不但是應該的，而且是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途中所必要的！

(二)

「九一八」週年過去了，「九一八」一週，年紀念中，我們的力量表現出來多少，我們的反抗達到了何種地步這紀念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實在是值得我們現在加以檢討的。

統治的國民黨政府之爲帝國主義底工具，其出賣中國民族底利益，過去一年中已予了我們千百件證明的事實。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對於日隸國主義之殖民地化東北三省，空言，抗議，照會，告國人書，也不知發表了幾千百件；但是除去欺騙羣衆隱蔽

其投降出賣的事實而外，也不過只是一篇文章而已，實在的，國民黨政府技已止於此了。這次「九一八」的一週年，國民黨中央照例的來了一篇告國人書的遑遑大文。牠是說的這樣的漂亮，這樣的悲壯「欲將公理國力以守此江土，保此主權，舍適應民意，集中民力，刻骨痛心，以與強暴週旋外，別無他途」。這是多們中聽多們沉重的話啊！但是我們且看國民黨政府在各地是甚樣的「適應民意集中民力，以與強暴週旋」：

九月五日漢口電：蔣（中正）電京嚴防九一八集會示威等行動。

九月十八日上海電：九一八各界晨九時在小西門青年宜講團開紀念會，全市特別戒嚴，龍華爲特別戒嚴區，軍警亦概不準等假，沿滬杭鐵路，不準行人通過。

同日廣洲電：總部特令戒嚴。

同日徐洲電：雖爲星期日，各界照常工作，軍警戒備嚴密，

同日南京電：深恐民衆有所動作，陳紹寬爲防患未然計八日晨特親赴下關，巡視各軍艦，指示機宜。

這幾處的電訊，是夠我們的了，不必再多抄了。國民黨政府到處都是用機關槍向着民衆描準，以之「適應民意，集中民力」。在這次「九一八」週年紀念中，革命的青年與上農羣衆不知又有多少被國民黨軍閥逮捕。槍殺與監禁起來了，資產階級報紙是把這些事實蒙蔽起來的。然而我們就我們棲身的北平，是不難知道這些事實的。

北平的統治階級從最初就是禁止民衆反日紀念「九一八」的革命學生曾幾次的同軍警衝突，九月十五日北大校門前的大逮捕，竟達於四十餘人之多。「九一八」的那一天統治階級提早晨便命全軍警勝天安門——羣衆預定紀念「九一八」開市民大會之

所在封閉起來，軍警林立使偵探密佈，準備着執行他們的所謂「適應民意，集中民力」。於是應該悲憤沉痛同仇敵愾的北平馬上變成了警衛森嚴白色恐怖的世界。統治階級之藉口日本浪人搗亂這樣的鎮壓反帝的民衆運動，只是證明他們之爲帝國主義底工具暴露其反運的根性耳。

(三)

史達林派在北方過去以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代替了無產階級對於羣衆之正確的領導，只是誇大的在小資產階級中努力於左傾空談，從未艱苦的切實去努力於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因而，黨的無產階級基礎非常薄弱，使黨脫離了廣大羣衆，使黨員的一般政治水平降低，在每一個大的政治事變，或一個重要的革命紀念日，他們除了拿一小部份左傾學生份子往街頭去叫幾聲口號而外，絕不能動員廣大的勞苦羣衆，尤其是城市的工人。這一次「一九一八」紀念，毫無疑義的是無產階級的黨應該公開發動廣大的羣衆以革命的紀念回答反革命的紀念，無論怎樣說，我們在這種紀念日，都是很好發動羣衆的一個機會，可是，在羣衆中，由於史達林派過去錯誤的路線，結果，大多數羣衆都不能在無產階級黨的周圍，參加這一偉大沉痛紀念日！因而，史達林派乃不得不以黨代替羣衆，以秘密工作代替公開的號召，甚而在某些的時候以一貫的盲動的傾向，潰散羣衆的團集。這次「一九一八」紀念，從始至終，從準備的期間以至「一九一八」那一天，都是離開羣衆的，而不是積聚羣衆的，縱各學校的「一九一八」紀念籌備會以及北平市總籌備會，都是沒有羣衆的空洞組織。除了客觀上一部分困難情形而外，史達林派應該整個責任！

在「一九一八」籌備過程中，對於檢查日貨與宣傳工作，不但

工作中，史達林派整個忽略了合法運動與不合法運動的聯繫，以少數人打石塊與軍警衝突的路線，代替了利用合法或部份不合法的方式去發動廣大的羣衆，結果，把一個公開號召的紀念會，也逐漸的變成失了羣衆的狹隘的運動了，！這不僅是對羣衆工作領導的錯誤，簡直是葬送羣衆工作，

在「一九一八」的籌備中領導者是注重到了學生羣衆，根本上忽視了工人羣衆，小商人城市貧民，只注重到了集會示威遊行，忽視了日常的宣傳，所以當「一九一八」那一天軍警各處逮捕革命學生時，一般市民，尤其是下層的貧民，不但不能表示出他們的革命情緒，參加號召的市民大會，甚至連革命的學生爲了什麼而被捕都很少知道，當然更談不到表露出他們的同感於學生們的熱忱了。

「一九一八」的籌備過程中，由於史達林派上述的路線上策略上的錯誤，因而在工作上表現出一個手忙足亂，「一九一八」那一天的情形完全說明了這一點。事實是這樣：北平市籌備會通告在天安門召集市民大會的佈告，是在十七日的晚上發現於各學校，不消說其餘各界的民衆無從知曉，即大多數的學生們亦多不知道。便這一點，已可斷定市民大會是沒有廣大的羣衆參加了。天安門前的戒備森嚴，我們是無從否認的，然而如果當時有廣大的羣衆參加，我們相信那種警備是可衝破的。可是事實上，因爲過去離開羣衆的工作之錯誤，因爲宣傳工作之被忽視，那天所到的羣衆却微忽其微。北平市幾十萬的貧民，小商人，工人，學生對於這沉痛的「一九一八」週年紀念這樣的漠不相關，正是說明現在還沒有革命高潮，正是說明無產階級的黨今後工作，還須作一些日常羣衆工作，必須急轉頭觀變他的錯誤工作路線，牠的中心力量應該集中在提高廣大羣衆底階級覺醒，發展他們的革命情緒。

這在點上，我們還須要有很多的努力。

(四)

我們在「九一八」紀念籌備過程中，曾一再的在公開的刊物上宣言上或用某種形式在公開的會議席上，都一再的指出這一次運動之正確的路線與方向，我們認為紀念「九一八」必須要把中國民主民族的鬥爭聯繫起來，提出國民會議，國民大會或立憲會議為要求，紀念「九一八」必須要用羣衆日常的鬥爭聯繫起來，去發動廣汎的羣衆，從這種鬥爭中去獲得羣衆，把羣衆團結在無產階級黨的周圍。關於「九一八」紀念的號召，應當儘可能的爭取牠底公開性，應該使合法運動與不合運動很好的聯繫。然後才能展開這一紀念日的意義。

直到現在，「九一八」的紀念日已經過去了，但在「九一八」前後的一切事變中，充分證明我們這一見解之絕對正確。中國的勞苦工農羣衆在這「九一八」已經過去了的現在，應該深刻明白的認識這一正確路線的意義。

(五)

「九一八」已經過去了，北平的「九一八」已在「平安」之中過去了。我們一定要在這個「九一八」的紀念中得出牠非常寶貴的教訓。現在，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向中國的進攻愈益加緊，資產階級國民黨一絲不留的剝削了民衆反日反帝的自由，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九一八」已過去了一週年，中國工農勞苦羣衆必須要在「九一八」週年紀念的教訓之前邁進，中國——尤其是北方——的革命羣衆必須要接受上述的教訓。堅決的以民衆自動的力量，冲破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團結在左派反對派的周圍，然後才會得到正確的出路！

九月二十二日

手留彈

可恥的造謠與誣蔑

幾年來一切理論與實踐的領域中，都充分証明了史達林派的破產。他們對於真正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左派反對派的態度，也愈加表現其卑污與可恥。他們在各方面迴避理論鬥爭，只是以造謠誣蔑在羣衆面前來破壞反對派以維持他們最後的官僚系統！

他們早已失去黨內鬥爭的立場，對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左派反對派，不說他是「資產階級的先鋒隊」便說是：「國民黨的走狗」，近來更奇怪怪的說「反對派不擁護蘇聯」「陳獨秀勾結孫科」等等毒辣可恥的造謠。

造謠誣蔑絕不能代無產階級黨的政治鬥爭，可恥的造謠只能證明自己對革命的罪過。這種造謠誣蔑也正等於國民黨說一般革命青年是「反動」「赤化」「蘇俄的走狗」一樣的。在此，我們正告史大林派的徒子徒孫們，在政治鬥爭中要拿出你們的理論來！我們絕不迴避分毫！（白林）

原來「自決」的「少爺」才是「施他林派」的同志

很可笑的是北方史大林派的「老爺」們常常罵「自決」的「少爺」們是可恥的反革命，是「取消派」，而「自決」也常在罵「施他靈」派底「盲動」與「專賣」，可是我們翻開「自決」第二卷一期來看，真覺得他們這種彼此的責罵太沒意思了。

「自決」二卷一期上有位葉一舟的文章中，論及中國革命的問題的，曾說，「中國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中國革命的任務

是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的統治，實行工農民主專政」。……這些理論是多麼的與史大林派的政治決議案不謀而合啊！未必這硬要誣蔑他，說他是反對派的理論嗎？真是鬼！

史大林派真太笨了！「反革命」的「自決少爺們」和你們這些「老爺」們有甚麼區別呢？何必大家來爭「專賣」，反正都是自己人，還是很快的握手好了。——白林）

馮玉祥和陳教授們的馬克斯主義

有人說：「馮玉祥近來也很革命了，而且還請有名的陳啓修，李達許德衍等到泰山去講馬克斯主義呢？大概他的思想左傾吧，將來或許會變成馬克斯主義者也說不一定咧！」

我說：「朋友！你不要上當了，一些軍閥官僚，當他們在野的時候，當然會故意表示他們的左傾，其實他們在上台以後屠殺起人民來還不是一樣的！蔣介石、汪精衛過去何嘗沒有表示過他們的左傾？但是現在呢？」

「你這樣說來，那嗎他又何必請陳啓修李達們去講演呢？」

「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統治階級的御用品呀！」我說。（丕）

募捐啓事

九一八事變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進攻的加緊，國民黨資產階級背叛民族利益出賣東三省，中國工人運動之逐漸抬頭，以及土地革命的深入與擴大，這一切客觀上，偉大的事變，一再的說明說了中國革命目前處于一個非常嚴重的階段！

每一個革命的羣衆，在這嚴重的大時代當中，不僅需要革命的理論，同時還需要對於目前對現實問題之正確的分析與行動之正確的指導！

「先鋒」——是立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立場，以正確的戰團的

態度，很尖銳的從事目前政治分析和實際工作指導之戰鬥的武器！

爲要使「先鋒」更能普遍的廣泛的完成他在現實生活中戰團的任務，爲要使他能成爲革命羣衆中之宣傳和組織的工具他除了要求一般的戰士和羣衆對他加以嚴厲的批判，熱烈的贊助與廣泛的分銷而外，同時更要求一切工人農民學生教員著作家及一切左翼革命的戰士，在經濟上給以偉大的捐助！

無論如何，中國革命之目前的情勢，從各方面都說明了「先鋒」任務的重要，同時他需要經濟上的捐助更是萬分的迫切！爲擁護中國革命，希望捐款給「先鋒」，捐款請由先鋒的各代派處分銷處，通訊員，發行員，轉交！

先鋒社啓九月二日。一九三二〇

本刊預告

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於本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已於十九日解往南京，生死莫卜，這是一回關動國際的大事件，本刊定於下期出「陳獨秀專號」，將他生平從事革命的經過，與其「九一八」以後的幾篇重要論文登出，使其革命的政治面貌，顯示於一般革命羣衆之前，喚起共起援救的同情，特此預告！